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表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  
戎中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螯立  
極追配於媯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傳說忠謀入而姦黨  
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既屬率土交歡臣猥緣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  
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呂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寔當聖誕之期凡

秦觀少游



屬生成所司抃蹈卽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芻芻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熙而累洽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清風發而群陰伏元首明而庶事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加籩折俎初嘗露酌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翰十章獻於虛懷唐捐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續繼鴻休巨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毋儀三朝造

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終成媯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卽恭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弼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抃臣謬通屬籍叨



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曆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言凡在照臨所同欣抃中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平生知慈惠本乎天縱弼成文考既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內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鼓動於宮闈佳氣蟠於觀闕其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臨所逮欣抃中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

載昭哉嗣服續六聖之洪休大矣孝興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改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厲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著大賚而兆人富肆肯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自宗伯陳儀舉今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贊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謙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  
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  
臣猥被瓜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  
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詔世守其  
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  
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  
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  
恩私况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  
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  
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  
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祗  
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踈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荆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寬閑謫官居之真為僥倖比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迴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悃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田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之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沒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漸迫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鐘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况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蓋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寢廣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縉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已及四年矣初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父待罪宰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需正百官之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於胥史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既洽頌聲並作符貺屢至年穀胥孰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父獨嬰罪戾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回授臣父乞賜叙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况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願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淮海集 卷之二十七 六  
請重於為母若獲逖繼緹紫王縉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之二十六

淮海集卷之二十七

秦觀 少游

表

代謝勅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日日進奏院遍到勅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  
云云特賜獎諭者捕剪凶徒蓋守臣之常職降頒溫詔  
實聖世之異恩祗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  
縣薄受性顛愚因緣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寄浩穰十  
邑每懷曠敗之虞僣俛再暮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  
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鳩張於道路殺傷吏  
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廟論  
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魂疆



場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勿心知囊橐之處近在掌股之間竊以為稽討蕩則荏苒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鳥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鬪既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慙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錄是致鈇刀之割亦膺衮字之褒臣敢不効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勅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感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彛革具舉寵

靈誤逮媿懼交深謝中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瘵曠偶逃晚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祕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消季秋而精享肅群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魯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崇勲遽進真會驟增奉綸綽以凌競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仁不冒海德包涵尚記眷愚嘗陪於國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畀甘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儀盛旦載逢夔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並神明命義和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內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鍾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歲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鄴宮之朝拚高帝長樂之事諒頌轂而並作鬱協氣以橫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袞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坊三闕庭示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已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謝中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部內閱三卿徒為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臣父某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菅蒯之才豈惟一散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勤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乏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遽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群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仕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慙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毫分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召康公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鏤鐲滿庫未忘一割之鈇刀驕駮成群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願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顏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為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臣縉紳末胄淮海孤生弓必為箕嘗奉父兄之教柎不量鑿莠為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闕迂人或憐其狂直分其常調望絕頭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群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最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鼓冒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



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况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慝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克此盖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妙道稽唐虞用楫以濟大川斷鼈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自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歲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別都之重職叨祕殿之華祗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冒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冒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盖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崑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官鑰天都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遙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已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



周分內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  
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  
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高崔之  
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  
地素寒資才尤慙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  
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韁鎖之  
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  
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蓋伏遇

闕文

代謝曆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馬歲月之新仰  
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  
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歷世之繆差上  
考鄧平法取黃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微斗建  
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  
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  
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秦觀少游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  
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  
耻乎未仕園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顏獲  
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豪英如某  
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  
塹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  
斬懲於羨者吹鑿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柄人指為狂  
等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羨焉用以貴本



而不遺昌歎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  
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駮見贖世鮮其人尚  
賴平反卒蒙昭雪折劔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  
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睿澤  
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戰而屈  
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  
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  
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  
不慎操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儒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直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  
遽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  
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繇是  
端人空集異黨寔微寬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  
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  
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



重 其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迹指犯  
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  
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久操笈篋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現見日消頗動雪雲之態厦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文敷邦聞命投七筮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其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重 其猥緣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  
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  
之責塞願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  
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寢微二老歸  
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  
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  
道貫神明知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  
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蓋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

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  
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  
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  
某久操笈篋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  
聞之不寐知告於人現見日消頗動雪雲之態厦成相  
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  
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  
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  
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效邠聞命投匕筋以自驚忠義  
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



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枲方乖鑿人指為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箒中之恥棲棲街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薪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台榭之盛以報刀祗枉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未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未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隕復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  
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已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枲方乖鑿人指為狂鈞直矢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箒中之恥棲棲街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參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興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壘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

仰乎千巖萬壑之間台微樓王以報刀祗枉明珠而彈  
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未作東吳之  
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  
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祗取謗傷之速  
亟從引避幾至顛隕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痂三  
朞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覩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羨吹壘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踪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處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奉璧之光終念播臣為激越江之  
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為國士  
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鈔刀或異  
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加賀學士啓

伏審顯應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

府學士妙知德與精契道直斥百氏之奇備傳七師之  
要妙著于聿暑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  
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  
陋見董之不為應聘而興指臯夔而自許既參璧水之  
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  
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  
於舒卷願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邱音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奧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  
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於昔誦高辭  
極大行之表裏行觀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  
征輅固已召還於法從某謬聯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  
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



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袁楊安得同日而語年高德邵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俞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其焉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弟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兼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特之安危議論為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群龍慈明為最河東諸鳳伯棗充奇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其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躔異直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耆老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解劇樞庭乃心不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粵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淮海集 卷之二十八  
慶矧同升之俊又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良譽茲謂昌期某辱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緣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  
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  
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君未比  
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  
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為天  
地之紀逮茲進拜尤慰具瞻庶陞難躋益致高堂之峻  
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某辱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之二十八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秦觀少游

代賀王左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  
鍾間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楊之伯仲  
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  
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  
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  
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



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寬學無不  
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  
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凜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  
俄鑿柄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間言進  
轄文昌朝有故事而折廷爭已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  
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啓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  
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  
法屢奉三年之最取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跨前  
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奧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  
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爲難在選  
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  
官之召

賀京西運使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  
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橫之數器英標特出  
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繇太府來  
領外臺回卿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邸音初播屬部  
增欣輓駕輕輶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昭於未然奇節見於已試犯顏



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別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  
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  
直上粵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  
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  
宰相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蔡相公啓

光膺制書榮還內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  
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  
之知姚元崇入贊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津承顧命益  
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  
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屹瞻繡衮友黃閣  
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祗慶

於門闈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啓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之  
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故當  
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切望降一代節  
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朗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果符物論克  
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作相陳十事而  
後為姦邪失匕著而自驚忠義引壺觴而相慶某叨記  
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平之責塞願稽故事  
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燕禁殿之華凡  
在庇廡所同欣抃恭以某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  
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柏之後  
彫鳥雀或鳴見鷹鷂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  
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邱音播  
騰士類從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  
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後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  
應半千之用贊元經體竚歸及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  
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  
習言回嚴翻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

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伏明之運駢  
四儷六尤多絕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  
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  
於元老矧册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  
既清且要能掌兼魚鱗之美自古為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實繇公議共至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鰲禁掖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轂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茲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竝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  
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違之期乃四序調和之  
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  
謙地胄高華而守之以約履茲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藹  
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達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  
敷宣罔既

代回呂吏部啓

密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  
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高當世一時千載韋平之遇已稀

四世五公表揚之興未艾既承乃節仍屬嘉辰宜敬敷  
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斬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直更愧操刀而製  
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誥誓命  
之文下則措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調章妙絕  
占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  
外制於筆端如某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  
為寄食之資賣劔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  
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冗官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  
當路之豪彊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大日求罷退



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冒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苗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蓋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溫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不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猷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聲豈異於悍疆濟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  
眇惟茲右輔寔號與區祿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追威名已肅於列城外韓邦財頗贊縉紳之論進謀

正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藹居膚使之前持節陝關倉廩扶馬克  
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高材而  
刺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  
快嵩山汝水既久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  
猷閱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毅臂折



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為美瑞雖遭迴之可歎逮  
遭際以尤榮而觀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  
寬早歲嘗為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翻作奇章之客矧惟  
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  
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  
鄙牘遽辱垂緘感佩之私敷陳固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  
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盈綱以文高徐樂才瞻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公  
日某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觀此盛隆彌深欣忭

淮海集卷之二十九

淮海集卷之二十簡

秦觀少游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  
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  
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  
系屢迫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不能具曉  
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閣下恕其僭  
易幸甚幸甚閣下謂蜀之錦綺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  
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其說信美  
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  
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



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蘇氏而其說止於文章  
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閣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  
登州為最優于此充非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  
中書補闕二公則僕嘗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  
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補闕則不然其  
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  
嘗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閣下試羸數目之  
糧謂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  
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  
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  
自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公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  
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  
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  
鄙陋不能脂韋婉變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  
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園枿方卒以不合  
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  
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  
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  
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  
冬未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問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



一旦迫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虛辱輒冒不韙撰成繕寫呈上詞意  
蕪迫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頰一笑可也又多不  
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垂改竄庶  
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異醉後  
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固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  
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  
饋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  
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

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  
物亦可以前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  
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絕頗得專意讀書  
學作文字性雖甚愚顛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汨汨  
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邵君刻石畢寄上次黃樓賦比  
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  
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  
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  
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  
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



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已來尤復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  
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媪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趣今冬舉  
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  
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間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  
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賴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  
果甚可笑也想公常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  
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  
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寶藏記  
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壙之外雖欲  
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黃魯直為  
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錄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  
則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字駿以保任不當罷去幸老  
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幸老云有兩書託公  
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答但欲知達否爾  
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



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黃樓主人亦是吾黨中一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黃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某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彥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背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支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已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悵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前世詞臣墨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涿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



與史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間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丈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待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其荷

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亦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某雖不肖請終身誦之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錄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黃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歲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



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絕來者雖有作不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雲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某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願與時自愛千萬千萬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下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日苦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迫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已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為國自顧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間士子類皆從



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輒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迫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閱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黃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歲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無一二人杜明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黃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別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

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絕足以知他皆準此矣仰服仰服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佳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緣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比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內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憫憫有兒女子之懷始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



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  
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又離侍下  
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  
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孰矣及  
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  
之意豈所謂有心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  
水勝絕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  
稽時人事差小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

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  
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  
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  
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  
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  
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絕  
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  
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  
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黃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



已分居困於俗事彥瞻每行縣輒得數日從游此外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錄示黃州書并跋尾幸甚觀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為端叔彊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蓋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借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幸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懼此禍故殊可傷

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數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今已到天長矣昔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放此蓋江南第一等人物也昔詩未有力盡翻去且錄數篇嘗一變足知一品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如讎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為潤色開時今盡黑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絕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錄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蓋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關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令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秦觀少游

文

謁先師文

惟公聖神所鑄號古哲人凜然高風聞者為起諸生不敏承學累年依憑餘光以得名官時方尚德進爵既崇祭重報先敢忘大賜祠以薄饌公其鑒之

祈晴文

凡物平為福有餘為禍雖陰陽之大猶不免焉乃季春以來雨霑不止漫溝畦漲川澮麥苗垂敗將弗克有秋是用禱于爾神惟神廟食此土當赫厥靈以福于民民亦將有以事神而不敢懈尚饗



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偏不見瑕  
疵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  
始使六路國用克委旋帥二邊差虜唯唯毫許江都下  
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履  
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孰云奄然棄我而  
逝日月飄忽端如筭絃承凶未幾遽下新阡惟時淮海  
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  
觴薦詞用訣終天尚饗

弔罇鍾文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恠赫  
然屬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罇鍾焉其形有

兩鑿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總三十六牙鼓鉦舞鋪衛  
旋幹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然今施君識其寶謀  
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  
而惡之曰那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  
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類忠肅之碑  
材真其所述歐陽詹開而弔之以詞予悲夫罇鍾古樂  
之器先王所以被功德而和人神審音之士至有振車  
鐸於空地而求之者非若九江碑材因人而貴也而辱  
於泥塗無所自效遇其非鑿以觸廢毀好古之士焉得  
默默而已乎乃作文以弔之詞曰

嗚呼衆方之生謬形殊器更首迭尾雌雄相廢朝為姜  
姬夕為樵悴或奇偶之相續或九舛而一躋清餓和黜



刑王眇貴生犢失明得駿折髀洞所遇之參差莽循環  
於一氣傳曰黃鍾毀棄瓦缶雷鳴余始以為不然今乃  
信之矣嗚呼鍾鍾何世所為質不呈剛形不露音協律  
中度渾如天資掩抑雖久不見瑕疵爰有兩樂三十六  
乳厥音琅然小大隨叩曷所挺之瓊偉而偶沉於幽陋  
辱泥塗之污漫厭鱗鬣之腥臭嗟笳箎之一辭遽月絃  
之幾穀幸陽愆而水涸天日怳其復覲謂庭首之是充  
獲效鳴於金奏何夜光之暗投卒按劍而莫售嗚呼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秦璽漢劍趙璧隋珠捷為之磬汾陰  
之鼎曲阜之履天澤之派歷世相傳以華國都下至威  
斗錯刁羯鼓之捲破鏡缺符遺簪墮珥信無益於經綸  
猶見收於好事是鍾也郊廟所薦樂之紀綱統和元氣

舞獸儀凰令大河而更清使左角其不芒變化風俗返  
乎羲皇而乃廢於深淵出而遇毀殆藻盤之不如矧牛  
鐸之及企此義夫志士所為疾心而切齒也然余聞之  
陰精之純燥氣之裔雖從火革其質不變一晦一明昔  
者既然僨而復起可無畢年嗚呼鍾乎今焉在乎豈復  
為樂激宮流羽以嗣其故乎將憑化而遷改象易制以  
周於用乎豈為錢為鑄為錘為釜以供耕稼之職將為  
鼎為鬲以效烹飪之功乎豈為浮圖老子之像巍然瞻  
仰於緇素乎豈為麟趾裹蹄之形翕然玩於邦國乎豈  
為干越之劍氣如虹霓掃除妖氛於指顧之間乎將為  
百鍊之鑑湛如止水別妍醜於高堂之上乎新故相代  
未始云畢紛然殊途必有一出決不泯泯草叵木卒嗚



呼鑄鍾又將奚卹

遣瘧鬼文

邗溝處士秋得瘧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沔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穿蠖屈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畢方媒毒回祿嗣炎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淖澣酌以注嗑未足為快徂酉盡成澳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澡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髮運斤鼓橐縻縷注缶揮以大筴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苦鬼心怒候間隙之日久矣孰為爾求荒

唐是師跡地是友果於自為橫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槩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來汝鬼物向吾示汝神明之機天收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朋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瞶者勿知嘗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竒偏疑信相寇于茲有年披收氤霧乃覩青天樊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食馬有副車有二人所同好吾亦勿避久官無成家徒壁立彈劔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勿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  
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孫經緯星辰啓陰閉陽何獨  
迷繆自喪耿光依馮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  
色涕泗交頤喏而不合悔其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  
去處士寤亦失厥疾矣

祭洞庭文

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敬  
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敬祭于岳  
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  
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幸會嘗廁  
朝列備員儒館承之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  
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劬累

幾二十口不獲俱行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散  
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  
有禱如響觀之得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  
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  
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遑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故  
修薄奠以伸悃悞心切詞迫瀆渙至靈俯企惶懼唯諸  
神明鑒之

謁宣聖文

郡守被命于朝既至治所則必告于境內之明神禮也  
矧惟宣聖實我儒師薦見之禮敢後群祠是率僚屬爰  
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告狄梁公廟文



惟公昔以盛德為唐名臣嘗刺此州風流具存越王之禍玉石俱焚二千餘人賴公獲免宜千萬年血食茲土豫之子孫報仰何窮舊祠迫隘不稱明靈爰築新室以安貌像敢涓時日薦告于庭

告李太尉廟文

唐之中葉盜據此方歲行四宮天誅不訖公時銜命實帥西師披此姦巢市不易肆虵豕遺種化為平民公於蔡人厥功懋矣廟貌雖久棟宇穿頽易而新之得是亢爽千秋萬歲公其安焉

祭勾芒神文

日窮于次歲時肇興爰卜土牛以送寒氣惟神佐成震治于民有功敢稽禮經用修常祀尚饗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論定天澤遂置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廟庭

代蔡州太守謁嶽廟文

維神望秩岱宗實長群嶽有嚴祀事在于此邦守土之臣既見民吏敢羞牲酒進見于庭

代蔡州太守謁城隍文

淮南古城形若垂瓠帶以汝水生齒實繁惟神廟食此土芘貺一方敢致酒牲用嚴薦見躬趨于庭疇敢後時

代蔡州祈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粵自去冬陰氣為  
沴雪積表丈逮茲獻歲寒不時歸雪又復作道途梗塞  
物價翔踴四郊農事茫然無期是用奔走乞晴于爾明  
神廟食此土宜赫厥靈揮却慘鬱屏除翳昏還我大明  
毋使斯民久罹重苦

代蔡州謝晴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間者久陰不解大  
雪荐作寒氣摠至民不聊生於是率僚屬吏士奔走分  
告乞晴於神神享其誠答以景貺閉陰啓陽變慘為舒  
清風既發大明遂昇一方熙然謹有生意吏實不德何  
以克堪敢憑酒殽以謝神貺

淮海集卷之三十一



